

中港為何矛盾

——寫給大陸新生

致大陸新生：

你們好。歡迎來到香港，歡迎來到嶺南的大家庭。不知這是你第幾次來到香港呢，對於這片既屬於中國，又跟中國其他城市截然不同（雖然已經越來越同化）的地方，你有多熟悉呢？這些年你大概留意到大大小小的中港矛盾事件吧，不知你們看完之後有什麼感受呢？你們有沒有看到部分港人遊行示威時高舉港英旗，高喊著「我不是中國人」的口號；又或是看到部分港人發起怪相的「驅蝗行動」，直稱大陸人為「蝗蟲」，這些畫面對你們來說應該很震撼吧。

也許你們會想，大家都是中國人，何必這樣呢。請別誤會，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認同這些做法，也並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接受這種赤裸裸的歧視。但無可否認，這些行為背後有一定的「民憤」基礎，這幾年也真的有越來越多港人有抗中的情緒，甚至主張割裂中港之間的聯繫。但這樣的情緒是其來有自，可以理解。我這次冒昧寫信給你們，無意挑起另一場中港矛盾，更沒責怪你們的意思，只是想大概釐清香港人情緒的因由，使大家可以互相了解。

河水犯井水 「中國式」政治社會運作方式入侵香港

相信你也知道，中國大陸的國情是政府仍奉行一黨專政，極權統治，以致官員貪污腐敗，法治不彰，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屢遭打壓，人權難受保障。[1] 以上種種「國情」俱違背民主、人權、自由、法治、廉潔等香港核心價值（也許這些價值正是吸引你來讀書的原因）。原本「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提供適當的中港區隔，保障這些核心價值，但中央政府慢慢違反承諾。2003年，中央政府欲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2]，條文打壓香港言論自由，港人恐懼立法後將以言入罪，引致「七一」有50萬人上街，中央見識到香港公民社會的抗拒中共力量之大，就已放棄了對香港的不干預的政策，轉為參與和介入。

於是，中共擴大經濟參與（自由行及CEPA）與政治參與，例如推行高官問責制，在香港政府內部直接加入能信任的代理人，扶植更多代理人及組織。2008年中聯辦[3]研究部負責人曹二寶正式提出要在港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之手漸漸伸入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及特首選舉。中聯辦在基層播種，扶持親中方的政團、社團，提供資金，這些親北京政團及社團為新移民和基層市民提供不少支援，令到他們傾向投票給民建聯、工聯會之流的親中政團，左右香港政治局勢。2012年立法會選舉，九龍東直選議員謝偉俊（又稱西環契仔）曾公開承認中聯辦在立法會選舉中替他助選；2012特首選舉，被指是中共黨員的梁振英宣佈當選特首後，翌日馬上拜會中聯辦謝票。種種跡象都可以看到，中央介入香港事務已經越來越明目張膽。

與此相呼應的，是一些不為港人接受的「中國式」政治社會運作方式或明或暗滲入香港。香港新聞言論自由收窄，新聞界越來越出現自我審查的現象，大多傳媒老闆被統戰收編，例如給予傳媒老闆政協、人大等地位，或者給予傳媒老闆經濟收入（傳媒老闆多在內地有生意），以致傳媒取態漸漸親中或反對民主化，今年香

港記者協會於七月頭發表言論自由年報，題為「新聞自由危城告急」，指出香港新聞自由是數十年內最黑暗。形象正面的香港警隊近年亦濫用警權，打壓遊行示威的手段不斷升級（比如用胡椒噴霧），以不公義的《公安條例》選擇性執法，政治檢控社會運動人士。香港官員以權謀私，道德水準滑落，前任特首曾蔭權窮奢極侈，外訪花費遠超標準上限；現任發展局長陳茂波推行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竟然在龐大的利益衝突下仍不辭職下台。而令港人引以為傲的法治亦遭動搖。最近，國務院新聞辦頒布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白皮書竟將法官及司法人員視為「治港者」，要求法官「愛國愛港」（在中共的眼裡，愛國等於愛黨）。行政、司法、立法機構本應三權分立，法官、司法人員不屬於政府機構，並不會配合政府施政，然而白皮書所言蠶食本港之司法獨立，此舉旋即引起法律界強烈不滿。

教育方面，政府推行類似大陸政治課的德育及國民教育，企圖培養香港下一代對共產政權的認同，成為盲從黨國的順民。其中一本教材參考書形容中國執政集團是「進步、無私與團結」，而美國則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其政治洗腦之心，昭然若揭。事件最後引發超過12萬人參加集會，政府被迫擱置推行。

政制方面，《基本法》承諾給港人普選，但中央多番推辭，人大更以釋法否決2007、2008年雙普選，最後縱使政府提出2017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相信只有唯北京馬首是瞻的候選人可以入閘。香港人遂準備發起「佔領中環」行動，拒絕認命，希望以公民抗命的形式迫使中央政府還香港人真普選。然而，至今佔中行動尚未正式開始，已經遭受建制派人士口誅筆伐，處處打壓。港人命運不容樂觀，最後很有可能亦是受制於極權的中央政府，港人的人權、自由、法治、廉潔等價值恐怕更受侵蝕。

過多過快自由行 衝擊港人日常生活

除了中央介入香港事務所產生的抗拒情緒外，自由行政策帶來的厭惡情緒不遑多讓。自由行政策一直被大陸官媒詮釋為「救港」、「施恩」、「送大禮」（也許你們也是這樣認為），而部分大陸遊客的確信以為真，以這樣的恩主心態理解兩地正常不過的經貿行為，有些竟大放厥辭：要不是中央政府照顧，你們香港完蛋了。這樣的一套完蛋論令到香港人討厭，因為即使是大陸食品、食水供港，香港都是用真金白銀購買（東江水甚至是用天價買的，貴過新加坡買入馬來西亞的 266 倍），而事實上這種正常不過的貿易往來為大陸在艱難時期，提供寶貴的外匯收入。香港經濟客觀上來說固然受惠與內地經濟發展，但香港又何嘗不是內地企業的主要融資平台，國內學生深造求學的路及內地專業人士學習企業管治、金融制度管理的重要窗口。而自由行政策的恩惠亦言過其實，按 2012 年為例，它創造的經濟收益只不過佔了本地生產總值的 1.3%，所謂的經濟收益，根本遠離本地民衆的日常感受。

相反，自由行對港人日常生活的衝擊，港人卻實在感受到。

大陸公民教育滯後，法規不嚴，以致有些旅客欠缺公民意識，我們看到（無論是真實經驗還是網上）小孩隨便大小二便，遊客在地鐵車廂進食，遊客拖著行李箱壓過腳趾不說一句道歉揚長而去。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旅客都這樣，但是 2013 年有 2000 萬訪港大陸遊客訪港，這造成香港鬧市、地鐵更加人滿為患，而裡面只要有千分之一的遊客有不當言行，就足以令港人留下壞印象。

另一方面，自由行瘋狂購物，購買的不是香港產品或本土服務（如小店、餐飲），而是外國流行牌子和跨國連鎖集團的服務，這一方面無助振興本土經濟與社區文化，另一方面推高租金，以致廣受自由行歡迎的藥房，金鋪，連鎖店漸漸取代符合本地社群所需的小商店；即使小商店勉強經營，往往亦因租金高而推高通脹，干擾港人日常生活。與此同時，大陸遊客因內地假貨橫流，到香港大規模採購日用產品，比如尿片，奶粉，部分自由行更借助「一簽多行」政策將購買的日用品運回大陸的「港貨店」（實係水貨店）賺錢，令到有段時間香港出現奶粉荒，事件自然引起港人憤怒。

這麼說當然不是要完全堵截自由行，只是過多過快的自由行的確令香港難以承受，只要政府收窄自由行數量，香港社會就可以慢慢適應。

大陸雙非孕婦湧港 增加香港醫療、學位壓力

另一個近年引起激烈中港衝突的矛頭是大陸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雙非指的是父母皆不是香港居民，他們在香港誕下的嬰兒可取得香港永久性居留權，享有香港的社會資源福利。基於內地家長對本港醫療更有信心，希望子女取得香港身份證，獲得較好的教育機會，於是大舉到港產子，他們不論在私立還是公立醫院，都與香港產婦競爭原本已經緊張的床位，港人自然反感。而部分大陸孕婦更品德惡劣，竟然誕下嬰兒後一走了之，令醫院白白蒙受損失。雙非兒童後來亦與本地子女競爭幼稚園、小學學額。2013 年眾多雙非兒童申請入讀北區小學，在政府採取補救措施前，北區小一學位估計短缺多達 1400 個，事件引起香港人厭惡。最後，梁振英推動「零雙非」政策，停止所有私立醫院接受雙非孕婦預約分娩，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數目才大幅下降。

尚未說完的中港矛盾

走筆至此，筆者大概勾勒了中港矛盾的主要面向，然而形成中港矛盾、港人抗中情緒尚有很多複雜的原因，比如從歷史的脈絡觀之，港人很多都是經歷各種政治鬥爭逃難而來的，很多亦眼見六四時大陸政權的不濟與殘酷，自然抗拒共產中國（但抗拒中國政治不一定抗拒中國文化）；從發展模式觀之，香港慢慢納入國家的規劃藍圖裡，其發展模式越來越遠離本地社群的需要，自然亦使港人抗拒。當然媒體亦從中作梗，香港媒體往往重複、誇大大陸、大陸人的負面形象，致令港人有負面的刻板印象；內地媒體亦往往煽風點火，比如具有官方背景的《環球時報》，根本對「一國兩制」一竅不通，向內地民眾不斷輸出對香港的錯誤認識與觀念，製造敵我矛盾，背後原因很可能是刻意令大陸民眾留下「香港人心未回歸，會選出一個反抗中央的特首」的印象，令中央有大陸民心做後盾，更加堂而皇之介入香港事務。

筆者一口氣講了這麼多香港抗拒中國情緒的因由，但香港對中國也並非只有這種情緒，事實上香港關心中國，百年來一脈相承，從未斷裂。文革時港人寄送物資回大陸，改革開放後港商亦是大陸主要的投資者。八九民運時港人亦出錢出力，支援大陸的民主運動，縱使到了現在，香港亦關注大陸的民主運動和人權狀況，每年都舉行六四燭光晚會，悼念逝世的民主烈士。

涉及中港矛盾的原因成分複雜，很多都值得你們細細探討。筆者重申本文並不是想責怪你們，因為很多中港矛盾都是制度的原因。你們來到香港讀書，我希望你們過得開心，依然覺得香港是個友善的地方。希望你們不要只困在內地生的圈子當中，不去認識香港社會，對香港的解讀只停留在大陸官方媒體的論調。香港這本書很複雜，大陸那本書更加複雜，希望你們來到言論自由（雖然不斷萎縮）的香港，除了學到學科的知識，也能對香港、中國有另一番認識。如果你對中港矛盾、香港社會有什麼意見，我們也歡迎你們投稿過來，一同展開討論，增進大家的互相了解。

祝
一切順利

一名普通的香港大學生
志明 上

參考讀物及延伸閱讀：

林匡正（2011）：《香港大崩壞》，次文化堂出版

馬嶽（2010）：《香港政治發展歷程與核心課題》，香港亞太研究所

蔡俊威（2014）：〈國難興邦的民族主義治國策略〉，明報7月27日

許寶強（2014）：數量與速度的「排外」——中港矛盾不是什麼，香港獨立媒體

梁文道（2014）：施恩（矛盾的好處之一），蘋果日報

梁文道（2014）：香港的大小，新世紀周刊〈西環治港漸成常態 港人治港挑戰嚴峻〉，《信報財經月刊》2012年7月號

[1] 談及這些不盡如人意的現況時，也許有人會站起來這樣說：凡事有個過程，國家還在發展階段。對我而言，這是句是廢話。過程之所以是過程，它要有終點和目標，然後朝著目標漸漸改變情況，使眼下現實貼近設定的方向。然而今日中國狀況不見得有改善的跡象，2014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9號文件，提醒各級黨政軍機關重視意識形態問題，全面否定西方普世價值、司法獨立、憲政民主、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以至對黨的批判。所謂「改革需要過程」，只是假過程，只是政權忽悠人的假話。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3] 中央人民政府駐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